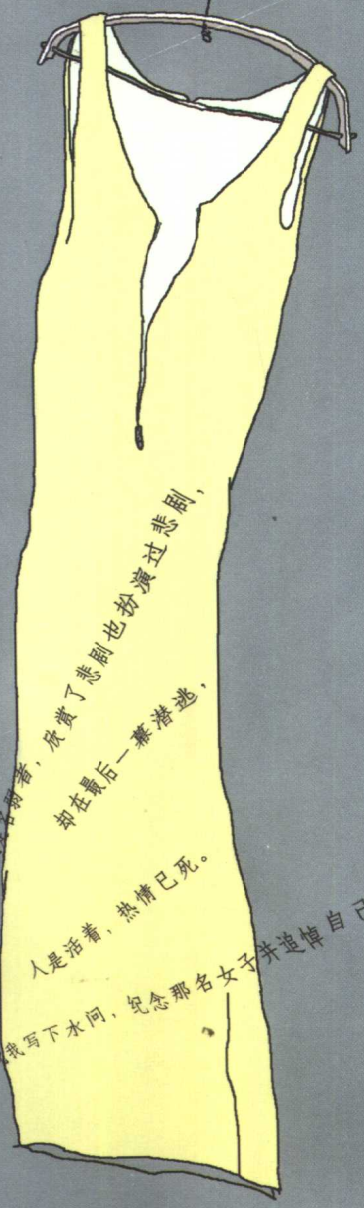




我是名剧著，欣赏了悲剧也扮演过悲剧，
却在最后一幕潜逃，
人是活着，热情已死。
因此我写下水问，纪念那名女子并忘掉自己。

水问

简嫔

九州图书出版社

水 问

简
媞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问/简媾著. -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1

ISBN 7-80114-485-6

I.水… II.简…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7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3146

封面设计:王 斌

责任编辑:王 杰

出版:九州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北京市
市委党校 2 号楼)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天津市蓟县燕山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0 千字

印张:5.75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80114-485-6/I·85

定价:12.20 元



1961 年生于台湾宜兰县冬山河畔，台大中文系毕业，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等。是《台湾文学经典》最年轻的人选者，也是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著有散文集《红婴仔》《水问》《只缘身在此山中》《月娘照眠床》《私房书》《下午茶》《梦游书》、《胭脂盆地》《女儿红》《顽童小番茄》等十余种。

她的作品不依赖绚丽的外表和各种包装，实实在在地靠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及对生活的热爱，在台湾文坛创造了一系列不容置疑的文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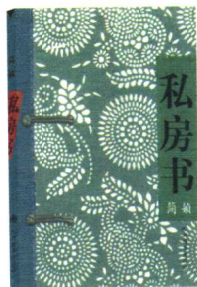


策划：汉霖文化

责编：王 杰

装帧设计：通道工作室 / 1

请留意同期出版的以下作品——



ISBN 7-80114-485-6



9 787801 144850 >

目 录

重如鸿毛——自述创作之路

如水合水——序《水问》 1

花诒

初次的椰林大道 5

白千层 11

花季之遗传 15

春之积雪 19

花之三叠 21

美之别号 25

壁画 29

树之黄叶天上来 33

野蔓之誓 36

水经

月碑 41

问候天空 49

夏之绝句 53

一瓢清浅 59

生活细笔小引 69

小红虫 71

踏一回月	75
夜的独白	79
两朵童稚	83
我来酿	87
漫卷心情	91
水经	97

悲赋

阳光不到的国度	107
走过一处荒凉	115
情殇	118

碎词

美丽的茧	123
幻航	127
不系乾坤系流年	131
海路	135
水问	141

断语

风裳	147
云游	151

化音

凤凰季节（警朋）	159
心灵之河（敬朋）	164
不忍问归期（别朋）	166
水经注（诀朋）	171

简媜创作年表

如水合水

——序《水问》

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

《水问》里的每一段故事、每一折心情、每个句读……我是再也写不出的。哪怕仅仅是花的朵影、叶的凋图、情的沧浪、人的聚散……这些，都远远逝于不回头的光阴洪水里，我变成涯岸送行的女子，千万难。

然而，认真想起来，写《水问》时期的我，不正是每个生命中惟一被允许的一段风华岁月吗？那样好问，要问清楚生命的缘由、存有的理则、宇宙的奥论；又倔强，在心里傲骨嶙峋以掩饰内在的贫乏与弱小，在举止起落之间拗格以隐藏言语的笨拙，却又狂热，为着知识的进行曲那么嘹亮雄壮，便希望成为坎坎击鼓的人；为着笔墨的田是那样深厚柔美，便痴迷着要荷锄。而更多的时候忧伤，眼见着季节无止的嬗变，大自然不息的荣枯，而忧于花之未落、月之未沉、鸟之未啭音、恋之未折先残。

是了，那段年岁里最大的主题是爱。渴求美善的爱，却不懂得去彼此守护；总在拥抱同时互使出个性的剑芒、在赞美时



责备、倾诉时要求、携手时任性分道，分道之后又企盼回盟，却苦苦忍住不回眸，忍着，二年，忍着，三年，忍到傅钟敲响丽音，浪淘尽路断梦断，各自成为对方生命史册里的风流人物，便罢。

那样的悬崖年少，毕竟也一步一步攀越了，这些都是生命的恩泽。许多个将夜未夜的晚上，自己散步着，升起了淡淡的、蓦然回首的暖意，心里是感恩的，不只是对人、对知识、对季节、更多的时候，是对那磅礴丰沛的生命之泉。

因此，整理《水问》是一种纪念。

为了让这本书能够真切地传达那一时期心灵成长的次序，我特地将大学四年中的作品作了分类，共分成六卷，始于“花诰”终于“化音”，每卷以卷首语拈出主调。使整本书卷卷相续而合成总体，每一篇既是它自己的意义亦是全书的谜底。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清晰地记录往日心灵的史迹。我的确愿意尊重《水问》为我个人的“断代史”。

而最终，断代史不也是生命史册里的一章而已？因此，我要庆幸我仍拥有内生生命运作的能力，我仍有未干的泪、未谢的微笑……在少年之水远逝的涯岸，感触到自己的手温，听到自己的跫音，一切都是活的！啊！一切都还是活的！我得继续走啊！路不尽，人未老。

路不尽，人未老。让《水问》是一滴问号之姿的水，请她随着河床日夜奔赴，奔到天与地泯、悲与喜无的地方，大海自会为她解答。



花 诰

——诰，告也。花诰即是花告人之意。花木原本不语，然于其蓓蕾之时，必有皇天后土于此对问，蓓蕾窃得天机，忍耐不住，终于开成一句清楚的话。

初次的椰林大道

椰林，像两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以标准的立正姿势，凛然的英雄气概，耸立于大道的两旁。那挺拔的气魄、划一的排列，让整条大道充满着不可侵犯的盖世之威风。

第一次踏上大道，我便有“阅兵”的感觉。

真的，从没走过像大道这样令我胆怯的路，而且还是在天空正蓝、风正大的仲夏下午。

我想，我是椰林大道上有史以来最胆怯的小贵宾了。我真的只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这也难怪，一双见惯了崎岖曲折、羊肠小径的眼睛，突然一下地看到坦荡荡、直躺躺、高矗着椰子树的大道，怎不倏地心跳加快、胆战心惊呢？于是，我便真的怯生生地向后转，回到大门口去坐着，任那吹到一半的欢迎号角，变成浑厚的暗笑之原音，任那为我而敲的傅钟，不知所措地，敲完二十二响。

以后走椰林大道，心情就轻松多了。渐渐我发觉，其实椰林大道并非如第一眼所见的那么直挺挺、硬邦邦。大道，原有大道之风风雨雨之狂沙；椰林，也有椰林之春之夏之晨之黄昏，以及晚霞掠影、深夜清光，美之种种。

春天的时候，椰林大道是最逊色的了，因为比不上两旁情入道的花团锦簇、杜鹃缤纷。春季里的情人道，是条最罗曼蒂



克、最适合同行蹒跚的花之小径，而椰林大道则是车来车往、行人匆匆，弄得一身灰衣大敞，也吹不来片片杜鹃别襟上。春天，真是偏心啊！但是，当有一天，我坐在大道旁斜靠着椰子树翻书时，偶然地抬头看看天空，突然，我懂了。原来啊，椰子树们是在天空中和春天打招呼的，难怪我看不到，而且椰子树的心肠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从空中把最细最柔的春风春雨给筛下来，去吹遍淋遍满城杜鹃花红。所以，当春天的影子在花心之最深处时，就是花朵的影子在灰衣之最温暖处时。于是我明白，椰子树原是很粗犷，也很柔情万千的；原是很英雄，也很浪漫的；原是很个人的样子，其实很细心地照顾着花呢！

大道的清晨，令我深深地记忆着，我相信我会记一辈子。

初春的某一个早晨，我的室友打开窗户，很惊讶地叫醒了我；我探头一瞧，也吓了一大跳，窗外灰茫茫的一片，连最近的木瓜树都看不清楚。那般浓的雾，在台大还真是少见。于是，我和她兴奋地下楼去。浓雾中的校园，该是怎样的意境呵？！

我想，我没有办法去描写走在雾中的大道上那种不可能以文字言语形容的感觉。有点像梦中，眼前是灰雾弥漫，身后是漫着浓雾。大道上只有雾，只有我和她，只有似远似近的跫音在雾中散来散去。禁不住回转身来望一望所来所往；来处是雾、去处也是雾。把双眼轻合上，只觉得，如在梦之梦中、幻之幻中；如在天外之天、地外之地。只觉得，来处不知、去处不知、身在何处不知？

渐渐睁眼，隐隐约约见前面有一黑色身影，仿佛在近处，又仿佛在远不可及之远处。我不知前行者是远是近是人？后行



者亦不知是真是假是我？又行，远远传来一阵阵鸟声，断断续续，但清脆可闻。鸟声忽而在右、忽而在左，又似在前、又似在后。穷目不见鸟影，但闻其声。若非在仙境，又在何处？若非游于太虚，又在何处？

天光渐明，只见阳光自那云层雾幔中挣着要出来，却怎么也破不开雾浓云厚，便只好隔着雾幔，鸟瞰大地，忽显忽隐了。我恍惚之神初定，回首望她，只见她衣上、襟上沾满微露，而她，亦莞尔笑我，眉上、发梢满头雾水。

大道的黄昏，是另一番的陶醉。像一首适合大声唱的歌，像一大杯加了冰块の冒泡啤酒。

那一次，我借了脚踏车去办点儿事，回来时骑到一半路，忽然想轻轻松松地把大道辗上一遭。于是我就掉头，从振兴草坪开始骑起，疯疯癫癫地“蛇”行了起来。大道上人少，所以我敢大胆地从左边情人道穿过大道弯到右边情人道，再从右边情人道穿过大道转回来，就这样弯来弯去，心里乐得什么似地。两脚有一搭没一搭地踩着，慢慢享受晚风从发间过境的那种舒服。嘴巴张大着，虽然唱不出什么好歌来，随便哼一通也是很有意思的。徐志摩说，他曾偷尝过不少黄昏的温存。我没他那么风流，我是偷尝了一大口黄昏爷爷的啤酒的那种快乐与畅怀。

若说到夏季最末期有风的椰林大道，那真是充满着迷人的夏威夷情调。

阳光，总是不需吩咐便洒下一大把的。第一棵椰子树，把部分叶的影子投在第二棵树干上。第二棵椰树，也毫不吝惜地用叶子去为第三棵椰树挡一些些阳光。风，开始去和叶与影嬉



戏，树梢便把窸窸窣窣一阵大一阵小的笑声广播出来。如果这时候，远远的大道那端走来一位穿圆裙的女子，你几乎会以为自己正置身于热带的某一处沙滩，而远方走来的，便是一位长发过肩，斜别一朵红花如太阳的女郎。她手腕上的镯声就如狂风吹过椰叶一般地浪荡。她那浓黑的眉，驻水的眸，火红的唇，就像是雨也无法淹冷的情。她那裸足的步调，向来是缓慢且婀娜地走着。她那印着野红花色的裙裾，向来是飘飘然地与椰影共舞，与你的眼神同步的。

我几乎要做起这样的梦来，如果不睁眼的话。只是一睁眼，何来沙滩？何来咸风？更遑论热情的女郎了。我在怀疑，到底是我的幻想太丰富，还是椰林不堪单调，遗落这般令人向往的梦魇给我？

有一次，我很清醒地抱着书本要到文学院上课。我之所以强调“清醒”，乃是因为人在不清醒时，总是会东想西想，自顾自地陶醉起来，走上椰林大道时，我还是很清醒的。突然，不知是什么东西，掉在我的头上，我用手一摸，忽然醒悟过来，原来是椰子树上掉下来的东西。我不知如何称呼它。抬头一看，树上还有许多，真恨不得手边有一根长竹竿，好好地敲上几竿。我在想，当那些小东西从高高的树梢掉下来的时候，该是何等地美哟！如雪花飞舞，如轻巧的雨点，纷纷飞吻纷纷飞地，纷纷洒下来，让人头发也是、衣襟也是地拂不尽、也吹不完。我在想，这多像是洒在新娘身上的祝福啊！只是，谁是那令人钟爱的新娘，让椰树为她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挥洒的手势呢？我在想，从现在起我得好好地留意是哪一丛花哪一棵树要办喜事才行？于是，我开始很不清醒地坐在教室，心，老早

就跷课了。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有一条大道去收集年轻时候那些热烈如雨点的脚印，去谱下疯癫时乱吐的音符，也去存档日常生活的只字片语，断简残篇。我的心中也有这么一条大道，那是我年轻岁月种种美丽种种天真的储藏室。那儿保存着小小年纪时，辞句鲜嫩的诗之原稿，也有情书若干，以及不可思议的极喜极怒极乐之若干。而我的大道上更有两排高大的大王椰子，把天空撑得愈来愈高、愈来愈蓝。于是，湛蓝是封面的颜色，白云是拭净的布，雨是洗尘的水。然后，风去哄干，太阳去晒亮。于是，我的诗词原稿、情书若干，便不易发霉，不会有书虫。

于是，我便永远年轻。



